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五十四 起昭陽恊洽十月盡閼逢涒灘二月凡五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慶歷三年冬十月乙未朔徙知江寧府劉沆知潭州經

制蠻事 諫官歐陽修言朝廷自河東移李昭亮為真

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知州已得人即委逐州自擇知縣其不任事者奏罷之直俟人人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異政者宜就與升擢則官修政舉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帝既納其言於是昷之等首被詔選素入辭帝謂曰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　丁未以右正言余靖爲契丹

官沈邈爲京東轉運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言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内外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加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是使天下賦税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姦雄起而收攬之則

徃蔡州首括上蔡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考異記聞以為執政不然其議沮罷之諮本傳以為遭母喪去今從食貨志）

戊申詔二府同選諸路提刑

癸丑余靖使契丹入辭書所當奏事於笏各以一字為記凡數十字帝顧見之指其字令一一條奏日幾昃乃罷

甲寅復置諸路轉運判官仍詔中書樞密院同選用（天聖七年初置益廣東西運判其後闕不除故此云復置天聖後闕不除當考二府同選其日辛酉今并書）

乙卯詔修兵書翰

太后正旦使代張昷之也　初洺州肥鄉縣田賦不平久莫能治轉運使楊偕患之大理寺丞郭諮曰是無難者得一往可立決也偕即以諮攝令并遣秘書丞孫琳與其事諮等用千步方田法括地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賦八十萬流民乃復而王素爲諫官建議均天下田賦歐陽修即言諮與琳方田法簡而易行願召二人者三司亦以爲然且請於亳壽汝蔡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與琳先

看詳如內有合施行者即與勘會具條例情理定奪進呈送中書樞密院再行相度别取進止如不可施行亦仰逐司告諭本人始委所責逐司主判各揚其職事無漏落亦免官員使臣選人等重疊進狀紊煩聖聽從之

考異實録但書詔中外有陳敘勞績或訴雪罪狀中書批送有司者謂之送殺更不施行自今宜令主判官詳其可行者别奏聽裁按此乃范仲淹奏請實録刪取大略令存仲淹元奏

壬戌詔二府新定磨勘式自是法密於舊矣此即范仲淹所上十事其一曰明黜陟也

甲子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鄭戩

林學士承旨丁度提舉集賢校理曾公亮朱寀爲檢閲官　已未范仲淹言臣竊見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或理會勞績或訴雪過犯或陳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罷者則朝廷便有指揮内有中書樞密院未見根原文字及恐審官三班院流内銓别有例難便與奪者多批送逐司其逐司爲見批送文字别無與奪便不施行號爲送殺以此官員使臣三五度進狀不能結絶轉成住滯乞特降聖旨今後凡進狀者仰逐司主判子細

搖動將臣憂恐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為朝廷用命又聞田況在慶州目見宗諒別無大罪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報答又徧作書告在朝大臣意欲傳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況書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恐勘官希旨過當張皇驚動邊鄙伏望速令結絕仍令告諭邊臣以不枝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已外任從便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用命立功其田況累次奏狀並與大臣等

言順德軍生户大王家族元寧等以水洛城來獻其地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道路隴之二水環城西流繞帶河渭田肥沃廣數百里雜氐十餘落無所役屬尋遣靜邊寨主劉滬招集其酋長皆願納質子求補漢官今若就其地築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賊實爲封疆之利從之　諫官歐陽修言近來傳聞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勾追囚繫滿獄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並皆觧體若不早止絶則恐元昊因此邊上

遣修又言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爲使過公用錢見在陜西置院根勘干連甚衆亦聞狄青曾隨亢入界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兵興以來所得邊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且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非故意偷謾不過失於點檢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茍一言不合則忿兵爲患必至侵邊謹備邊防正藉勇將豈可自將青等爲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爲得計望特降

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修又言臣今日復聞燕度輒行文牒劾問樞密副使韓琦議邊事因依深可驚駭樞密副使是輔弼之任宣撫使將君命而行本藉重臣特行鎮撫今若無故遭一獄吏侵欺而陛下不與主張則今後奉君命而出任者皆爲邊鄙所輕爲大臣而作事者反畏小人所制故燕度論於國體便合坐以深刑責其凌吏亦自違於條制罪須行遣情不可容其滕宗諒獄狀乞別選差官取勘結絶燕度亦乞別付所司勘罪行

爲國寶臣　十一月丙寅上清宮火尋有詔以宮地爲禁軍營　考異監察御史裏行包拯有章乞勿修按拯爲裏行乃在此月癸酉以宮地給禁軍當是癸酉後也

景祐初置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史裏行凡四人以三丞以上嘗歷知縣人充既而久闕不除於是詔以兩人爲額　癸酉以太常博士趙人李京殿中丞合肥包拯並爲監察御史裏行中丞王拱辰所薦也京嘗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之欲以奇中京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議以苛刻斥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墮吏計中矣

指揮元勘官毋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知渭州尹洙亦言青於公用錢物無毫分私用不可以細微詿誤令其畏懼望特旨諭青庶安心專慮邊事　是月契丹北院樞密使蕭孝穆卒孝穆位高益畏與人交結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自蕭合卓以吏才進位宰相其後轉相倣效不知大體孝穆歎曰不能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時稱

禽壬午詔並凌遲處死曙若拙子也考異韓琦家傳云琦遣秦州將官王子方邀殺之今不取

諫官歐陽修言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橫蓋由威令不行昨王倫既敗之後不誅家族凡小人作事亦須先計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倫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茍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已及半年未能斷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致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

京賴以免拯事父母以孝聞甞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又有告殺牛者拯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徙知端州州歲貢研前守緣貢率取十倍以遺權貴人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研歸　初光化軍賊邵興帥其黨趣蜀道遇華商虢等州提舉捉賊上官珙殺之又敗興元府兵於饒風嶺本府軍校趙明以衆降乃自州北循山而東捉賊使臣陳曙等領兵追擊興於撍水及其黨皆就

時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寛貸如此則紀綱隳壞
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天下何由不大亂也
此由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
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寛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
不思國體但植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爲計出於聖
斷以厲羣下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
重行朝典初羣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
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

縣令李正已延賊飲宴宿於縣廳恣其刼掠鼓樂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盖為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不死所以畏賊過於畏國法伏望陛下勿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逺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正已聞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於鄧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知國法尚存不敢奉賊天下事勢如此不可更循舊弊武怒威斷惟陛下力行之又言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案已到多

過也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謂仲淹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甞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一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弼終不以為然其後兩人不安於朝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不許入未測帝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考異李燾曰范文正公作參知政事

恍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密副使富弼議欲誅
仲約以正法參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爭於帝前弼曰
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
也不誅則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
其肉不可釋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
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
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小民之情醵
出財物而得免於殺掠理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

補用自今見任前任兩府及大兩省已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館職并讀書之類此即范仲淹等所陳十事其二曰抑僥倖也

諫官歐陽修言近年風俗偷薄士子奔競至有偷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丘良孫者又有廣費資財多寫文冊干求勢門日夜奔馳如林槩者此二人並是兩制臣僚奏乞召試舊來本無兩省以上舉館職明文尚猶如此奔競今若明許薦人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内兩省舉館職一節添入遇館職闕

富文忠公作樞密副使時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光化軍棄城走奏至二公同對上前富公乞取知軍者行軍法范公曰光化無城郭無甲兵知軍所以棄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罷朝富公怒甚謂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為君言之富公益不樂范公從容曰上春秋鼎盛豈可教之殺人至手滑吾輩首領將不保矣富公聞之汗下起立以謝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丈事范公云據邵伯溫見聞錄所稱光化軍蓋繆也今從蘇氏龍川別志別志以爲張海亦恐誤今削去賊名姓仍附誅光化反卒之後蓋慶歷間賊王倫起京東掠淮南張海起陝西掠京西不聞張海嘗過淮南也范仲淹正傳亦指王倫不稱張海傳所載守令當誅者不但仲約一人今但從別志王堯臣塵史記此事亦與邵伯溫同但稱王倫不稱張海伯溫蓋誤也

癸未詔館職有闕以兩府兩省保舉然後召試

子之恩稍殺矣此即范仲淹等所上十事其二曰抑僥倖也考異東都事略作四年正月丁亥事非是按宋史是年十一月丁亥更蔭補法令從之　庚寅詔陜西安撫使韓琦副使田況赴闕諫官歐陽修言議和未決西人再來方有邀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邉上機宜正須處置臣謂琦等在彼撫遏則朝廷之議自可以持重不須屈就今中道召還則是使賊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弛備况事無急切何必召歸乞仍令琦等在彼經畧以俟和議之決　辛卯同修起居注歐陽修請自今後上殿臣僚退

人即朝廷先擇舉主方得薦人仍乞别定館閣合存員數以革冗濫又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子弟入館閣此蓋爲近年貴家子弟濫任館閣者多如吕公綽錢延年之類尤爲荒濫所以立此新規革其甚弊臣謂今後即貴家子弟入館閣者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詞爲衆所知亦不得以年深遷補龍圖昭文館并待制修撰之類所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　丁亥詔更廕補法長子不限年餘子孫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廕自是任

出而其產無窮既開其禁則流於民間無以隄防矣兼聞張子奭言元昊國中頗甚窮蹙就如其言當彼窘乏之際尤宜以計困之安得汲汲與和哉歐陽修言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数不過十萬今張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及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便許昊賊三十萬則他日更來又須二三十萬使四夷窺見國中廟謀勝筭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

令少留殿門俟修注官出面録聖語從之　諫官孫甫言聞元昊欲稱臣然歲乞賣青鹽十萬石兼遣人回易京師及乞增歲給之數如聞大臣議於縁邊置榷塲許賣鹽五七萬石及互市諸物臣謂西鹽五七萬石其直不下錢十餘萬貫况朝廷已許歲給之物二十萬今又許賣鹽則與遺契丹物數相當契丹聞之其貪欲之心得自己乎况自德明之時累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盖鹽者中國之大利又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所

人食禄者禄其下子孫一人　司天監言五星皆在東方主中國大安　乙巳桂陽監猺賊復寇邉　戊申以祕書丞張子奭為祠部員外郎右侍禁王正倫為左侍禁閤門祗候並以累使夏州之勞也　己酉詔轉運使郭輔之等攻討蠻猺並就便招撫之　丁巳大雨雪木冰　戊午以南京府學為國子監　庚申許廣州立學　是月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諫官歐陽修言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

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彼之谿壑無厭引之轉
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矣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
絶見今契丹往來在沿邊市易豈可令西蕃直至京師
只以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不可從於我雖
所損非多在賊則為利甚博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伏望
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亦
可若實無和意與之亦有後虞也　壬辰詔限職田此即
范仲淹等十事其五曰均公田也　詔詳定國朝勲臣名次本家見無

獸異禽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從之　是歲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日不止　韓琦至陜西屬歲大饑羣盜嘯聚商虢之郊張海郭邈山與邵興等合琦遣屬官乘傳齎宣撫司牓收集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謝雲行等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邵興以無援竄入興洋界被殺張海等相繼殲殛擒捕餘黨殆盡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軍物價翔貴飢民相率東徙琦即選官分詣州縣發省倉以賑之奏差提點刑獄許宗

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人叛逆北敵驕恃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無一處無事而又内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横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若是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明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也臣頃見太平州曾進芝草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效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勿示臣僚仍速詔天下告以四海困弊方當責己凡有奇

署張亢為本路鈐轄宗諒及元皆置獄邠州獄未具而有是命從參知政事范仲淹言也先是仲淹力辯宗諒亢等非有大過乞免下獄及是又言燕度勘到滕宗諒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入已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准還皆無欺隱之情宗諒及亢由是得免重劾　壬申西蕃磨氊角入貢　乙亥荆王元儼薨元儼生而穎悟太宗尤所鍾愛不欲令早出宮年二十始出就封故宮中

壽專切往來提舉蒲華同三州所活凡二百五十四萬餘人他州稱是時民力久困琦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者陞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　契丹改政事省為中書省

四年春正月戊辰詔罷修水洛城從韓琦奏也　庚午京城雪寒詔三司減價出薪米以濟之　辛未降天章閣待制權知鳳翔府滕宗諒知虢州職如故并代副部

二州牧燕王謚恭肅詔取墨跡及所賦詩分頒輔臣餘藏秘閣　丙戌詔自今臣僚毋得以奏薦恩澤及所授命為親屬乞賜科名及轉官升陟入通判以上差遣其親屬嘗降官降差遣亦毋得乞以恩澤牽復若因累而為別更名奏廕者重坐之　辛卯太常禮院上新修太常新禮四十卷慶歷祀儀六十三卷賜提舉賈昌朝編修孫祖徳等刀劍器幣有差　二月丙申遣内侍賫奉宸庫銀三萬兩下陜西博糴穀麥以濟飢民　歐陽修

呼為二子太保廣顙豐頤資質嚴毅不可犯性謹約寡
欲喜儒學好文詞兼善書法帝以十二歲即位章獻皇
太后制朝事自以屬尊望重恐為太后所忌深自晦密
及太后崩帝親政益加尊寵凡有請報可王必自書謝
牘嘗問翊善王渙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
宰相聞者畏其言及病帝憂形於色親至卧内手調藥
屏人語久之所獻多忠言賜白金五千兩辭不受帝為
嗟泣臨終惟戒諸子以孝友及薨贈天策上將軍徐兗

滕宗諒在邉盜用公使錢不俟具獄止削一官所坐太輕臣明日更不敢入朝乞賜責降一小郡以戒妄言監察御史裏行李京又言近聞興元府西縣奏滕宗諒差兵士以驢車四十兩載茶三百餘籠出引逐處不得收稅宗諒職在近侍而亂法太甚宜奪職以懲貪墨之人

壬寅知光化軍韓綱除名英州編管兵馬監押許士從追三官舒州編管坐棄城也　諫官歐陽修等言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縣官吏酷

言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契丹通謀共困中國兼欲詐謀欵我併力以吞喃厮囉摩旃瞎旃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見有他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喃厮囉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為國藩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賊聞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為說自可拒絕臣所以區區願未和者盖知不和患輕易為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枝梧此天下安危大計臣不敢不極言也　辛丑權御史中丞王拱辰言

言其功不報二人皆觖望希範後趣遁歸與正辭率其族人及白崖山酋蒙趕荔波洞蠻謀為亂擇日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蒙趕為帝正辭為奉天開運建國桂王希範神武定國令公桂州牧以區丕績為宰相餘皆偽立名號補署四十餘人前月丙子率衆五百破環州刼州印焚其積聚以環州為武成軍癸卯事聞詔轉運鈐轄司亟發兵捕擊之　乙巳以上清宫田園邸店賜國子監　戊申遣入内供奉官王貽明往宜州召募勇敢

虐軍民者臣謂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然兵亦素驕
處置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今
若明行號令偏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心長吏畏
避無由行事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稟
行不得漏洩　廣西宜州蠻區希範作亂希範思恩人
狡黠頗知書嘗舉進士試禮部景祐末與其叔正辭應
募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希範擊登聞鼓求録用
事下宜州知州馮伸已言其妄編管全州正辭亦嘗自

事不令專制必稟朝廷假如邉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邉只此一端自足敗事且大事戩既不專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虚名可廢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具塞栅遠者及千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為害不細臣欲乞落其虚名只求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為關中之重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名體皆順處置合宜從之考異鄭戩罷四路部署實

人入洞捕擊蠻賊　徙知虢州滕宗諒知岳州用中丞王拱辰言也已酉宣拱辰赴臺諭曰言事官第自振職勿以朝廷未行為沮已而輒請解去以取直名自今有當言者宜力陳無避拱辰頓首謝　甲寅罷陜西四路都部署經畧安撫招討使復置逐路都部署考異宋史作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使從韓琦議也以鄭戩為永興軍都部署兼知永興軍初命戩知永興軍仍兼四路都部署諫官歐陽修言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四

録正史皆云韓琦所議據歐陽修諫疏則初移戩知永興尚兼四路後乃改命必緣修此疏但實録正史都不詳耳

丙辰御迎陽門召輔臣觀畫其畫皆前代帝王美惡之迹可為規戒者因命天章閣侍講曾公亮講毛詩王洙讀祖宗聖政録翰林侍讀學士丁度讀前漢書數刻乃罷詔天章閣侍講曾公亮删定審官三班院流內銓條貫從范仲淹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五至五十七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鈴

校對官主事臣陳　墉

謄錄監生臣王　宮

江淮之民上被天灾下苦盜賊内應省司之重斂外遭轉運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邺將來繼以凶荒則飢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害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謂民怨已乆民疲可哀因其困時宜速施惠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司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丙寅遣内侍詣兩浙江淮祠廟祈雨　丁卯以天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五十五 起閼逢涒灘正月盡七月凡五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歷四年三月乙丑以殿中侍御史會稽王綵為荆湖南路體量安撫提舉捉賊代張庚也 諫官歐陽修言

田一近郡足以表陛下屈已從公之德於堯佐資敘亦無所損也又言堯佐修媛之世父進用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于楊尚不可不監帝曰朕豈以女謁進人亦因臣僚論薦而後用如物議不允當更授以一郡帝雖有此言堯佐竟不出　癸酉祠部郎中集賢校理錢仙芝決配沙門島坐知秀州受枉法贓罪當死特貸之前兩浙轉運使王琪降知婺州兩浙轉運使邵飾降知洪州並坐按發仙芝在諫官奏劾之後也　甲戌命鹽

章閣侍講楊安國爲直龍圖閣崇政殿說書趙師民爲
天章閣侍講並賜三品服初帝謂輔臣曰安國師民久
侍經筵其行義淳質乃先朝崔遵度之比因襃擢之
己已以職方員外郎同判登聞鼓院張堯佐提點開封
府諸縣鎮公事諫官余靖言外議皆云堯佐識見淺近
依託後宮之勢已得內降指揮改賜章服又從內批與
省府差遣大臣依違不能堅執遂與府界提點外議籍
籍如此竊恐上累聖德若陛下必欲愛之不若與有職

召滬士康蕃部皆遮止滬士康等請自備財力修城滬士康亦以屬户既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違蕃部意别生他變日增版趣役洙再召之不從洙亟命瓦亭寨都監張忠往代滬又不受洙怒命青領兵廵邊追滬士康欲以違節度斬之青械二人送德順軍獄時周詢等猶未至也蕃部遂驚擾爭収積聚殺吏民為亂又詣周詢等訴周詢等具奏詔釋滬士康令卒城之

呂中曰城水洛之役當以鄭戩劉滬之言為是而韓

鐵副使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往陜西同都轉運使程戡相度鑄錢及修水洛城利害以聞先是韓琦以修水洛城為不便奏罷之鄭戩固請終役琦還自陜西戩罷四路都部署改知永興又極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罷命劉滬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及涇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繼論列以為修城有害無利議者紛紛不決故遣周詢等行視戩初命涇原都監許遷將兵為修城之援及戩罷統四路洙亟召遷還又檄滬士廉罷役且

將佐一例枷勘更未合事理昔陳湯矯詔命以殺敵王濬違節制以下吳皆釋罪封侯以勸將帥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周惟德取勘劉滬等所犯因依情罪聞奏仍送邠州拘管聽候朝旨以彰陛下保庇邊將之恩使竭力效死以報聖德　諫官歐陽修言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鋒不可當止可招攜卒難翦撲而楊畋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

琦尹洙之言為非以韓魏諳練西戎知取横山之便而不知城水洛之便亦猶趙普能與太祖收藩鎮兵權而異時復以夏臺之地賜保恩也

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劉滬董士廉元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水洛城即非二人擅興況劉滬是沿邊有名將佐累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輒行軍法則邊上將佐必皆銜怨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誰肯竭力邊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亦與

屈法而招彼亦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　余靖言臣訪聞荆湖南路州軍以羣盜之故因去山二十里禁民不得耕種不知出自何人指揮此乃驅民為盜耳故半年之中聚至三四千伏乞特降指揮切責湖南諸臣疾速出榜告諭人户令依舊任便耕種又言湖南初以錢絹購斬蠻賊首級軍人利於厚賞道上逢人即以為賊而殺之至有頭揀標識以免官軍之害者由是標識者賊入殺之

來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難招大則希一班行其次不過
殿侍正蠻叛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猺之類使安
耕織而歲輸皮粟得為平民乃彼大幸今若擊之不已
則其為害愈深況漸近夏暑南方燀濕士卒不習水土
須慮死傷且恐迫之太急潭郴全邵諸寨向化之蠻皆
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為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
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謨若遷延
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

亡賊無蓄積必須急戰乃見勝負若能盡賊但恐百姓亦盡臣竊料賊勢已窮欲降久矣但緣楊畋固執前議賊亦恨之畋不罷去賊必疑貳伏乞朝廷詳酌大計不可重惜楊畋而輕湖南一路百姓　范仲淹等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王拱辰張方平歐陽修等八人合奏曰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謹參考衆

無標識者則官軍殺之今又頻兵九疑以盡殺爲期則一方之民永陷塗炭矣伏乞朝廷特推恩意抽回九疑之軍其蠻人首領許以官封平民各令歸業以示陛下含忍之德又言今春蠻賊氣焰漸盛蓋緣官軍枉殺良民以貪厚賞近山百姓皆入賊中楊畋等攻賊巢穴意在蕩除由是賊出攻城以爭死命雖聞朝廷屢令招撫而楊畋鷙勇但欲淨盡賊徒臣愚以爲憑朝廷之力取數千之賊勝之未足爲武不勝適足爲羞今來民皆逃

觸憲法兩經贖罰或不經贖罰而爲害鄉黨曰籍非本土假户冒名曰父祖犯十惡四等以上罪曰工商雜類或嘗爲僧道皆不得預進士試三塲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爲去取而罷貼經墨義又以舊制用詞賦聲病偶切立爲考式一字違忤已在紬落使博識之士臨文拘忌俯就規檢美文善意鬱而不伸如白居易性習相近遠賦獨孤綬放馴象賦皆當時試於禮部對偶之外自有意義可觀宜許傚唐體使馳騁於其間士子通經術

說擇其便於令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學者自皆修飭　乙亥下詔令州縣皆立學東都事畧云諸路州府軍監並立學如修學者多及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本道使者選屬部官爲教授三年而代選於吏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三年無私譴以名聞士須在學習業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親老無兼侍取保任聽學於家而令試于州者相保任所禁有七曰隱憂匿服曰嘗犯刑責曰行虧孝弟有狀可指曰明

二十七曰訪耆夠臣二十八曰講遠圖術二十九曰辨明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二曰監迎合三十三曰罪已爲民三十四曰損躬撫軍三十五曰一善可求小瑕不廢　顧丁度等曰朕覽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於治者書以分賜卿等度及曾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拜賜因請注釋其義帝許之　庚辰録唐郭子儀後　壬午以國子監直講石介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講時韓琦乞召試介詔特除之　甲申免衡道州桂陽監民經猺賊刧略者賦役一年　丙戌丁度等上答邇英聖問一卷帝覽之

願對大義者試十道以曉析意義為通五通為中格三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試斷案假立甲乙罪合律令法意文理優者為上等此即范仲淹等所陳十事其三曰精貢舉也

己卯帝於邇英閣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宗愛民孝思感噎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好碩學八曰精六藝九曰謹言語十曰待耆老十一曰進靜退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懼貴極十四曰保勇將十五曰尚儒籍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二十二曰分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戒滿盈二十五曰傷暴露兵二十六曰哀鰥寡民

不可因援唐制三司參按故事請任御史罷内臣　詔權停貢舉　契丹党項諸部叛附於夏先是元昊侵党項契丹遣延昌宫使髙嘉努讓之元昊不聽命党項等部皆背契丹而降之　夏四月乙未監察御史裏行李京言近聞契丹築二城於西北南接代郡西交元昊廣袤數百里盡徙沿邊生户及豐州麟州被虜人口居之使絶歸漢之路違先朝誓書爲賊聲援其畜計不淺況國家前年方修河北沿邊故滿城隂城再盟之後尋即

終篇指其中事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答聖問者即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　丁亥帝謂輔臣曰朕每令講讀官敷經義於前未嘗令有諱避近講詩國風多刺譏亂世之事殊得以為監戒章得象對曰陛下留思六經能遠監前代興亡之迹此誠圖治之要也　知審刑院丁度喜論事舊制轉運使及藩鎮之臣辭謁皆賜對帝初即位詔中書樞密院附奏之度言臣下出外必有所陳令一切令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以內臣治詔獄為

沮青而釋滬則不惟青意不足兼緣邉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滬經營水洛之初奮身力戰然後誘而服從乃是諸蕃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得罪入獄則新降生户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自今邉將欲以威信招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更無可城之期兼恐邉生户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近遣魚周詢定奪利害臣謂宜命一中使令周詢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衆葢初有所禀且築城不比行師滬見利堅

罷役請下河東安撫司詰其因依或因賀乾元節使人還責以信誓使罷二城以破未然之患從之　歐陽修言近聞狄青與劉滬等爭水洛城事枷送滬等德順軍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等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且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其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正宜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令若

命京西轉運按察使杜杞為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安撫使諫官余靖言朝廷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來陜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兹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席未遑暖而即移之是使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之狹也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杞無乃取笑四方乎伏望勅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

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令不欲直釋滬以挫卿之威宜自釋之後若出師臨陣而違節制者自當以軍法從事然後又諭滬曰汝違大將命自合有罪令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爾責爾卒事以自贖俟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幸其失城以遂偏見如此則水洛之利可固蕃户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茍不如此未見其可也　丙申詔湖南民誤爲征猺軍所殺者賜帛存撫其家　丁酉以宜州蠻區希範叛

事一意徑行畧不以形迹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為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畧曰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

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嘆　戊戌上
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
淹對曰臣在邉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爲
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耳苟朋而為
善於國家何害也初呂夷簡罷相夏竦授樞密使徙奪
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
修等為諫官石介作慶歷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不易
姦蓋斥夏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

饋運欲更其寨徙其州少近府州以省邉民之役帝曰州不可廢但徙屯兵馬少近府州别置一城亦可紓其患也乃命右正言歐陽修往河東與轉運使議之初河東轉運使張奎於晉州鑄鐵錢而民多盜鑄又晉州礬比歲課益虧并下修計度之　庚子以度支判官李絢爲京西轉運按察使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居半歲召入修起居注修注在十一月　己酉監修國史章

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于是爲黨論者惡修摘語其情狀至使内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人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禄爲私惠膠固朋黨遞相提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帝終不之信也此一節在修進論前更詳之

己亥帝謂輔臣曰上封者以河東芻糧不繼數請廢麟州其利害如何章得象對曰麟州四面蕃漢皆爲元昊所掠野無耕民一路困於

事以來擢用邉將能立功效者殊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劉滬築水洛城滬尤爲艱勤功不在二人下令若曲加輕沮則武臣無復爲朝廷作事且滬若不在水洛恐他人不能綏撫苟别致生事則令白蕃部更難招緝令利害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曲爲尹洙顧慮則邉防不致生患望聖意斷而行之余靖亦言乞早降指揮諭魚周詢如所築新城實利即應留滬等專守此城招撫蕃部仍以此意諴勑狄青尹洙令後行

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　壬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首善當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爲太學葺講殿備乘輿臨幸以潞王宫爲錫慶院從之　始狄青械劉滬董士廉送德順軍獄尋有詔移邠州既而釋二人令往水洛城訖役須勘到罪狀别聽旨丙辰諫官歐陽修言自西

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曰元昊雖暫求通順後如物力稍寛必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必以劉元海苻堅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謀也朝廷若從其和則契丹要功下視中國若拒絶之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契丹尋問所以拒絶元昊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

事不可如此倉卒朝廷若以滬與青等既有私隙不欲令在一路則寧移青等不可移滬以失新附之心　命集賢校理歷城張揆往江淮兩浙路轉運司體問利害事揆初調臨淄主簿李廸薦知益都縣罷里正弗用而賦租以時入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法明道中京東大饑盜賊充斥御史中丞范諷薦揆才可治劇以天平節度推官知掖縣民訴旱災請蠲州不可揆乃自為奏上之詔悉蠲登萊稅　五月壬戌朔樞密副使

邉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又洺邉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小至則使熟户蕃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之大舉則次邉軍馬盡可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彼將進而無利退而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得也三曰横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秦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鬬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自安元昊若失横山之

國家必調陝西兵將移于河北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
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二寇交結之勢何以
禦之臣等試畫其策一曰西戎通順實圖休息陛下當
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為行權選將簡卒以
攻守為實策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
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也二曰久守之計莫如畜土兵
葢其衆諳山川而多習戰鬬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
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須更招近裏土兵願盖隸

害也二策竟不果行罷置府兵已附三年九月丁卯乃十事之七也靖言不得其時因韓范請修京城并附此　先是鄭戩奏修水洛城乞令韓琦不預商量琦言臣任西邊在涇原秦鳳兩路於水洛城事比他人知之甚詳遂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詔劉與魚周詢鄭戩等兩周詢及戩已先具奏修城之利且言水洛城令欲畢工惟女墻未完棄之誠可惜宜遂令訖役乃詔戩等卒城之丁卯遣内殿崇班陳惟信往涇原路催修水洛城　己巳徙知慶州孫沔知渭州知渭州尹洙知

勢則斷其右臂矣此攻策之得也四曰臣等既陳三策又以契丹爲憂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畧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是日琦仲淹指陳於帝前數刻乃罷　諫官余靖言竊聞大臣建議内有修京城置府兵二事臣聞無戎而城春秋所譏守在四夷義不如此又前歲以邉鄙之警而河北諸路揀點鄉兵天下百萬農夫皆失其業是鄉兵之利未集而先致其

謗朝政故有是命仍令福建路轉運提刑司常切覺察如有違越並具以聞始執政欲重誅之帝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古有郇模哭市具斯人之徒與乃薄其罪此據

張唐英政要

丁丑歐陽修言臣親至河外相度移廢麟州令條其利害措置之說為四議一曰辨衆說竊詳前後臣僚所請其說有四或欲廢爲寨或欲移近河或欲抽兵馬以減省饋運或欲添城堡以招集蕃漢然廢為寨而不能減兵則不可苟能減兵而省費則何害為州且

慶州用歐陽修議也　庚午録繫囚　壬申幸國子監謁至聖文宣王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大理評事孫復五品服遂幸昭烈武成王廟又幸玉津園觀種稻宴從臣尋名復為邇英閣祗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乃罷之　癸酉撫州上金谿縣所得生金山重三百二十四兩帝令藏於龍圖閣瑞物庫

考異宋史獻金山在乙亥日今從長編

乙亥衛尉寺丞丘濬降饒州軍事推官監邵武軍酒稅上封者言濬先作詩一百首訕

遠效非二年一替之吏所能為也二曰校存廢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八大抵盡河東二十軍州以贍二州五寨為河外數百邊户而竭數百萬民財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者二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據守吾地是尚能斥賊於三二百里外若麟州一移則五寨勢亦難存兀爾府州偏僻孤壘自守不暇使賊可以據我城堡耕牧我田土夾河對岸為其巢穴也以此而慮則不可不存然須得存

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黄河與府州各纔餘百里若徙之近河不過移得五七十里而棄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說未見其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獨麟州大槩乃此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寨與不減同凡招緝蕃漢之民最為實邊之本然非朝廷一一力可自為必須令邊臣久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係於朝廷之意而營緝如其家事之專方可收其

與其風俗情接衆亦喜附之可使自招集蕃漢之民是外能捍賊而戰守内可緝民實邊省費減兵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害百倍也然必用土豪非王吉者不可吉見在建寧寨蕃漢依吉而耕者已百家具材勇素已知名況其官序自可為知州一二年間視其功效苟能善守可以世任之使長為捍邊之臣惟朝廷裁擇　戊寅詔募人納粟振淮南饑　乙酉忻州言地震有聲如雷　丙戌元昊始稱臣自號夏國

之之術三曰減寨卒請於建寧只留一千人置一都巡

檢其鎮川中候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寨兵所減者

皆屯於清塞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此堡最在近東隔

河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保德請糧不煩輸運過河

蓋都不去百里之內非是減兵但那移就食而已如此

則河外費省民力可紓四曰委土豪所謂土豪者其材

勇威名足以畏敵又能諳敵情偽如委以一州則當視

其州如家係已休戚其戰自勇其守自堅又既是土人

絕和況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伏望遣一使往延州令龎籍力爭取昊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保寨若緣此一事得絕和議則社稷之福也　己丑省河南府潁陽壽安偃師緱氏河清五縣並為鎮又析王屋縣隸河南府始用范仲淹議也　鄜延經畧司西賊寇青澗城宣武副都頭劉岳等與戰敗之詔功第一遷兩資次遷一資　六月辛卯朔輔臣列奏答手詔所問五條韓琦范仲淹又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陝西八事河

主復遣尹與則楊守素來議事歐陽修言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强佔侵地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輕視中國為害不細今若縱賊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為孤壘而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為賊有以此而言所侵之地不可不爭况西賊議和事連契丹今人無愚智皆知和為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為中悔若得别因他事即可

闗守詔委狄青諫官余靖言涇原山川廣寛道路平易
邊臣制禦不住可以直圖闗中如此形勢安得輕授於
人假如賊人圖守鎮戎狄青既是部署豈得不出救援
青出之後何人守城賊若以一二萬人與青相拒卻從
間道領衆直趨渭州又使何人守備以臣觀之渭州必
須别得能臣與狄青分職勾當方免朝廷深憂又言青
武人麤暴不可兼知渭州章三上詔從青權并代部署
後癸卯七日遂除王素涇原帥蓋因余靖等屢言之也　丁未開寶寺靈寶塔災

北五事已而仲淹又奏西賊議和變詐難信成與不成大須防將來之患臣久居塞下稍知邊情願任驅策雖無奇略可平大患惟是夙夜經畫措置兵馬財賦及指縱諸將同心協力以禦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恐失於後時願早罷臣參知政事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部署職任　癸卯改知渭州孫沔復知慶州知慶州尹洙知晉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令洙與沔易任沔以病辭乃别徙洙於是渭州

胡中怪異之物有光亦非今日之瑞昔梁武帝造長干塔時舍利亦常有光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視此可以鑒矣其開寶寺舍利塔伏乞更不營造時盛暑靖面奏極言靖素不修飾帝入内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其優容諫臣如此　以參知政事范仲淹為陜西河東路宣撫使先是仲淹言臣竊見契丹遣使來言欲西征令邊上探報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家族并夾山部落及稱亦與元昊兵馬相殺又報元昊亦已

諫官余靖言臣伏見開寶寺塔為天火所燒五行之占本是灾變朝廷宜戒懼以荅天意尋聞遣人於塔基掘到舊瘞舍利内廷看畢送還本寺許令士庶燒香瞻禮道路傳言舍利在内廷之時頗有光怪臣恐巧佞之人因此推為靈異惑亂視聽先自内廷外及四方抄斂錢物再圖營造臣聞佛者方外之教理天下者所不取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又何福可庇於民哉今朽木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況舍利本

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為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毁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弗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

點集左廂軍馬既是二國舉動必有大事以臣料之有可疑者六大可憂者三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廳便畫河東禦捍之策若更因循度日直至大𧨏入境然後為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敢有隱惟聖斷處之始仲淹以忤吕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相後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已

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朕默禱上帝願歸咎於朕躬章得象對曰臣等不能輔理宣化致災斯民且貽陛下憂今聖言及此必有以上感天心矣五行志云是歲京師旱飛蝗蔽天　戊午雨　樞密副使富弼言朝廷以契丹發兵會元昊討呆兒族路出河東境外疑是變詐他時雖欲背盟自逞必寇河北第以河東為掎角之地而已伏乞陛下更令范仲淹且相度河東未宜調發時仲淹疑契丹入寇欲大發兵為備杜衍謂契丹必不來兵不可

奏仲淹因請行乃使宣撫陜西河東

考異李燾曰蘇轍龍川别志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為朋黨早歲排呂申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枉過直公亦不喜也自睦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後以參知政事宣撫陜西申公既老居鄭相遇於途文正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有悔過之語於是申公欣然相與語終日申公問何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經制西事耳申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正為之愕然故歐陽公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言乃信之按轍所志未必盡可據如言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仲淹豈不知此但當時自以讒謗可畏不得不少避之故仲淹及富弼皆求出使其出使固知必不久安於朝非緣夷簡之言仲淹乃覺也

魏泰東軒雜記亦云今並不取

甲寅帝謂輔臣曰

委任之意非臣敢任胸臆欺罔聖聰伏望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不可者更相致詰而是正之　秋七月癸亥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羣臣毋得上表請加尊號　戊寅帝始用富弼議次第封拜宗室以德文屬尊且賢方漢東平王蒼故事封東平仍詔德文等十人並列本班之上少前實錄云燕王旣薨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議者以為自三代以來皆建宗戚用自承助請次第封拜之按議者即富弼河北守禦十二策之一也　癸未契丹遣延慶宮使耶律元衡來告將伐元昊其書略曰元昊負

安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以父行事衍衍初不為恨既退仲淹猶力爭韓琦曰若爾則琦當請行不須朝廷一人一騎仲淹怒再求對首奏琦語然兵卒不發仲淹亦不以為忤也　先是仲淹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臣庚辰壬午年奉使契丹日於河北往回十餘次詢於沿邊土豪幷內地故老博採參較得之甚詳及於北廷議事又頗見其情狀以至稽求載籍質證時務用是裒聚撰述以副陛下

第是無必討伐之意此不可信二也余靖等曾言見契丹主親言須指揮夏州令楊守素入南朝句當必是動有闗報今來使却言北朝並不知子細此不可信三也萬一契丹果有深隙須行討伐必堅要阻絶元昊豈暇問南朝名體順與不順顯是契丹虚稱為朝廷西征駐重兵於雲朔如元昊以誓書未立入冦河東亦足相為聲援得志則享厚利如元昊更不入寇納誓書於朝廷則契丹自謂因行討伐使元昊入貢以此為功而駐兵

中國當誅今將兵臨賊或元昊乞稱臣幸無亟許其實
納契丹降人契丹討之託中國為名也范仲淹言契丹
元昊本來連謀今日之情未可憑信臣請朝廷建捍禦
之謀以待二方不必求二方真偽之情又言契丹來書
稱朝廷曾請契丹止遏元昊今聞名體未順遂舉兵西
伐又請朝廷絶元昊進貢契丹安肯為朝建特舉大兵
以討元昊此不可信一也若自與元昊有隙必行討伐
其人使即合堅請阻絶元昊何却只問楊守素往來次

不知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奏也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五

雲朔以邀重報是契丹進退有利而俱為我害也臣謂朝廷今日答書則易將來禮報必難而專於致賂欲滿其志則契丹大兵豈有虛舉而善退願朝廷熟慮此事先且大議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彼知我有備無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遏其邀功求報之心縱背盟好亦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　甲申夷人寇三江砦淯井監官兵擊走之　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州軍知縣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

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任下不專六卿佐王之職非法治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内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創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紕繆刑法輕重有利害者並從輔臣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六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五十六 起閼逢涒灘八月盡旃蒙作噩二月凡七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徳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歷四年八月辛卯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仲淹建議周制

於身羞國恥庶幾可刷於是命弼宣撫河北其實弼不自安於朝欲出避讒謗也　保州廵檢司雲翼卒擁都監韋貴據城以叛知州劉繼宗渡城濠溺水死知廣信軍劉貽孫與走馬承受宋有言臨城諭之叛兵有欲降者計未決而諸路各進兵來討遂復固守拒命　乙未翰林學士承旨丁度學士王堯臣吳育宋祁知制誥孫抃張方平歐陽修權御史中丞王拱辰侍御史知雜事沈邈等言中書樞密院聚廳召臣等宣示契丹來書并

予奪其事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韋得象等皆以為不可久之乃降是命然卒不果行　甲午以樞密副使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先是輔臣奏事垂拱殿帝面諭之曰契丹主受禮雲州將襲我河東兩府宜設備弼退而上言河北平坦河東險阻河北富實河東空乏河北無備河東有備契丹必不捨河北而寇河東所以臣近奏河北守禦之策因乞守一要郡自行其事不惟訓兵備敵以安元元至

若以大義而兩存之臣等謂宜降詔與元昊言昨許再盟葢因契丹結和不欲傷隣國之意遂議開納今却知國中招誘契丹邉户虧甥舅事大之禮違朝廷納欵之本意當須復順契丹早除嫌隙則誓書封册便可施行仍乞於契丹回書中言已降詔與元昊若其悔過歸順貴國則本朝許其欵附若執迷不復則議絶未晚如此則於西人無斗絶之曲於北鄙無結怨之端從容得中不失大義先是育獨奏疏言契丹被朝廷恩䘮為日已

朝廷答書臣等竊謂契丹元昊相攻虛實未可知今來書大意且言以元昊不順朝廷之故遂成釁興兵恐深入討伐之後元昊却歸朝廷乞拒而不納今答書云於元昊理難拒絕則是不從北鄙之請堅納西人之盟得新附之小羌違久和之強敵如聞契丹見屯兵甲近在邊陲萬一得書違情生忿回戈戎境有以為名夫患有遲速事有重輕此不可不審度也若阻契丹而納元昊則未有素備之策絕元昊而從契丹又失綏懷之信莫

育初議焉　戊戌以右正言余靖為回謝契丹使先是靖言聞契丹使耶律元衡來聘道路傳言專報西征之事臣雖愚陋竊用憂之契丹當無事之時尚乃窮巧極詐乘我之怯以恣無厭之求况今用兵之際豈得默而無請臣竊料契丹之意不出數策一曰借兵於我同力翦除二曰見乏資粮欲假邊粟三曰軍興費廣先借數歲之資四曰元昊與賊連謀不宜更通和好其他狡計不可詳知此皆目前所宜預備者也伏乞密敕邊臣嚴

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懽今二番自相攻久不解可覬形便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賊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未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先有煙塵之驚此不可不察也為今之策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絶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它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委謝粮門即聽内附若猶固拒當為加伐如此則二番不能歸尤朝廷及聚議方平實當筆皆不能易

可以中外為辭諫官蔡襄孫甫奏留修不許　以余靖知制誥仍知諫院以知諫院蔡襄直史館同修起居注是日襄言保州軍士閉城作亂殺黨中懦弱者十餘人指為首惡以要朝廷招安臣與孫甫已有論列欲令知定州王果引兵隨牓入城盡行誅戮不聞施行議者謂今日契丹妄生釁端不可便於極邉之地張皇其事為敵所窺不知中國為契丹所輕者本由朝廷威令不行令以勁兵入城誅三千叛卒以絶天下禍亂之萌敵人

設武備儻彼過分求索不可輕許以重取國辱朝廷以靖言為然於是遣靖回謝其復書畧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體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於本朝稽攷順之故則何煩出師剗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楊守素將誓文入界儻不依初約則猶可沮還如盡遵承則亦難却也　以右正言知制誥歐陽修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帝面諭修曰勿為久居計有事第言之修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帝曰事苟宣聞不

老㓜皆戮之先是知定州王果率兵趣保州攻城甚急會有詔招安賊不肯降登陴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李步軍謂昭亮也詔遣昭亮是日昭亮至與況同諭賊賊終未信右侍禁郭逵徑踰壕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就汝語賊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謂賊曰朝廷知亂不由汝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今赦汝罪又以禄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諭汝汝何疑賊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乎乃更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信之爭

咫尺必將悚動安慮其窺爭惟陛下特發睿斷而行之
戊戌詔入內供奉官劉保信往視保州兵亂　庚子
命右正言田況度視保州仍聽便宜行事　壬寅降勅
榜招安保州叛軍仍詔知雄州王德基牒報北界恐緣
邊人戶驚擾也　甲寅朝議以諸道兵集保州城下未
有統轄因詔宣撫使富弼促行往節制之再降勅牓招
安仍令田況等且退兵選人齎勅入城若遂開門即一
切撫存之如尚拒命則益兵進攻其在營同居骨肉無

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考異宋史附傳或以富弼為夏竦今從蘇轍所作歐陽修傳

乙卯帝謂輔臣曰如聞諸路轉運按察提點刑獄司發擿所部官吏細過務為苛刻使下無所措手足可降敕約束之先是監察御史劉湜言轉運使掎摭州縣苛束官吏人不得騁其材包拯言諸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遂使人人各懷危懼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欲乞於郊禋赦書內特行約束凡官吏先被體量者情

挟兵下城降者一千餘人遂開門納官軍其造逆者四百二十九人況具得其姓名令楊懷敏率兵入城悉坑殺之考異郭逵本傳云范貴史克順侍其臻據保州叛按此時但有韋貴無范貴又云臻貴自經按臻亦未嘗死不知本傳亦何所據也當考今止用記聞所載事李昭亮傳云昭亮從數十人叩城扉袒示城上不以甲盾自蔽為曉譬禍福賊遂降蓋飾説今從記聞按會要亦云遣郭逵入城諭賊昭亮不當專此功也降卒二千餘人悉分隸諸州宣撫使富弼恐後生變與都運使歐陽修相遇於內黄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諸州

輔臣所薦之人　徙知滄州劉渙知保州渙至蹹月雲翼軍又謀反居人惶恐渙以單騎至𢧐其首惡誅之一軍帖然　富弼言近見元昊所上誓書及表奏辭禮恭順一遵朝廷所約只是榷場上微有商量候楊守素到闕日乞與婉順商議亦以必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為其恭順却於元約事外别有詰難邀勒所宜多方容納令無備我之意則必盡力與契丹相持若二寇自相殺伐兩有所損此朝廷之福天之所假也臣料契丹未必

非故犯咸許自新於是降敕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歐陽修奏曰自差諸路按察令雖未有大效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而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怨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説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贓老繆之吏所快 戊午詔自今除臺諫官毋得用見任

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福也　九月辛酉田況奏保州平壬戌詔保州官吏死亂兵而無親屬者官為殯斂兵官被害及戰歿並優賜其家民田遭蹂踐者蠲其租　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天章閣待制張昷之落職知虢州緣邉都廵檢楊懐敏嘗領兵至保州特免罰初昷之聞保州亂自魏馳至城下召諸部將分攻城使人謂懐敏曰不即來當以軍法從事既至就坐又以兵自衛故懐敏深恨昷之嘗密奏殺昷之則賊降矣富弼力為

肯與朝廷絶好余靖此去保無他虞將來若遣謝使所

齎謝物不可過數更乞深加詳擇范仲淹言契丹元昊

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

復以議通順而衆議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借如祖宗

朝北陷易州西失靈夏及其和好皆畧而不言恥以前

失之醜而求無用之地也今西戎驕悖不足與爭但名

體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

減省粮草蘇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以待其變此

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配食廟庭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居相位後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考異呂氏家塾記云皇祐初王沂公家始乞御篆碑額仁宗同日自制二碑名親書以賜二家沂公曰旌賢碑文靖公曰懷忠碑各三字王子融乞上為沂公新書碑額上曰呂夷簡何故無請左右曰非故事也遂親書懷忠碑賜之以墳寺為懷忠薦福院又改馬亭鄉為懷忠春明退朝錄云懷忠踵沂公而賜誤也實錄云賜懷忠之碑四字亦誤今不取

庚午平章事兼樞密使

昷之辨帝意鮮猶坐前事落職　癸亥以真宗賢妃沈氏為德妃婉儀杜氏為賢妃　戊辰壽州言太尉致仕許國公吕夷簡卒帝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帝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功為多然預廢郭后黜逐諫官此其失之最大者至於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鬬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俸賜又加遺契丹歲金繒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費大而不可止夷簡當國柄最

閲識得成敗之語并記莊懿誌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為學士當草麻詞爭之乃降二官知穎州詞曰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以它罪之殊免深譴祁力也按元儼以此年正月十二日乙亥薨殊以九月十二日庚午罷自春初至秋末凡半歲有餘乃罷殊相此蓋妄云然諸書亦多有是說今並不取　壬申參知政事賈昌朝言用兵以來天下民力頗困請下諸路轉運司毋得承例折變科率物色其須科折者並奏聽裁即有宣赦及三司移文而於民不便者以聞從之　丙子以荆湖南路體量安撫王絲為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絲在湖南凡十月蠻既衰息乃徙廣東

晏殊罷為工部尚書知潁州殊初入相擢歐陽修等為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及修出為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修不許孫甫蔡襄遂言莊懿誕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莊懿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殊坐是絀然殊以莊獻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又役使自其甥楊文仲時謂非殊之罪云考異李燾曰蘇轍龍川别志云晏殊作相八大王疾革上親往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知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為用之上歸

臣奉之幸有成耳因極言執中之美未幾帝謂宰相曰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詔執中參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爭不止帝乃命中使齎敕告即青州賜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耳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之矣諫官乃不敢言　諫官蔡襄言元昊使人至已數日如聞誓書大體頗如朝廷約束兼余靖使

丁丑元昊復遣楊守素來議事　甲申以樞密使吏部侍郎杜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裁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至十數輙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以參知政事賈昌朝充樞密使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先是傳永吉以誅王倫故驟遷得入見帝面獎之永吉謝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

二番兵連不觧此最中國之利且封册元昊在勝負未分已前則元昊有以為恩契丹無以為詞宜及楊守素等未出邊境先降勑命差定夏國封册使俾其知之以堅夏人之心専敵契丹此則以番人攻番人之策也詔從靖言仍令延州先移文夏人　丁亥宴宗室太清樓射於苑中　初元昊以誓表來上其詞曰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户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無得襲逐悉以歸之臣近

北已有回奏別無齟齬之意臣竊謂宜速行封册在契丹舉兵西鄉未勝負以前使使報之度其必不暇它議苟有所竢契丹幸而勝元昊則其志益驕或於賚謝之外輙有所求何以處之臣故謂莫如速之利也或報聘之禮已行契丹乘間生端則曲不在我况存元昊之和則契丹未敢輕絶中國而為患也揣度事機勢不可緩惟陛下速圖之會余靖自契丹還亦奏臣詳觀二番形勢唯有速行封册使元昊得以專力東向與契丹爭鋒

貳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冬十月庚寅賜誓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為服今乃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閲來誓一皆如約所宜明諭國人藏書祖廟宋史云賜曩霄誓詔歲賜銀絹茶綵凡二十五萬五千

太子太師致仕陳堯佐卒　甲午詔河北緣邊安撫司械送契丹駙馬都尉劉三嘏過涿州初三嘏惡其妻淫亂遁至廣信軍輔臣議厚館三嘏以詰契丹陰事諫

以本國城寨進納朝廷其耪耪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
它邊境番漢所居乞畫中央為界於界内聽築城堡朝
廷歲賜絹十三萬疋銀五萬兩茶二萬斤進奉乾元節
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疋茶五千斤賀正貢獻回賜銀
五千兩絹五千疋茶五千斤中冬賜時服銀五千兩絹
五千疋及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疋
雜帛二千疋乞如常數無致改更臣更不以它事干朝
廷乞俯頒誓詔世世遵承永以為好儻君親之義不存

來所修堡寨只是通得麟府道路其四面别無城寨防守邊户至今不敢復業粮草踴貴官中大費錢帛糴買河東百姓又苦饋運令二州之人皆願修起城寨若只以河西兵馬粮草般移應用自可辦事况折氏强盛之時府州只屯漢兵二千令雖殘破兵馬常及萬餘如向去招輯番漢人户從而安居强人壯馬又可得數千却減屯漢兵兹誠守禦之長計也因奏張亢得所增廣堡寨宜使就總其役詔既下而明鎬持不可屢牒止亢亢

官歐陽修亦請留三𠞰帝以問杜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亡叛則不直在我且三𠞰為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乃還三𠞰　知諫院蔡襄以老乞鄉郡己酉授右正言知福州襄與孫甫俱論陳執中不可執政既不從於是兩人俱求出而襄先得請時甫使契丹未還也　范仲淹言麟府二州山川回環五六百里皆番漢人舊耕耘之地自為西賊所掠今尚有三千餘户散處黄河東涯自

八百户歸元昊契丹主責令送還元昊留不遣契丹主遂親將至境上各據山嚴兵相待元昊奉卮酒為壽大合樂折箭為誓乃罷契丹夜以兵掐元昊元昊有備反以兵拒之契丹主大敗契丹主入南樞密蕭孝友寨擒呼圖克駙馬契丹主從數十騎走元昊縱其去尋復與契丹鮮仇如故　十一月戊午朔司天言日當食不食

壬戌以西界内附香布為團練使　甲子監進奏院

劉巽集賢校理蘇舜欽並除名勒停直龍圖閣兼天章

曰受詔置堡寨豈可得經畧牒而止耶坐違節度所甘
心堡寨必為也每得牒置案上督役愈急小堡或一日
而成卒事乃上章自劾朝廷不問番漢歸者數千户歲
減戍兵萬人河外遂安皇祐中韓琦經略河東案堡寨
處多北漢名將楊業所度者益知亢有遠略云　癸丑
桂陽蠻降授蠻酋三人奉職　是月以直集賢院兼國
子監直講石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讒謗益甚人多
指目介介不自安遂求出也　契丹夾山部落呆家族

又行女舜欽年少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貴會進奏院祠神舜欽循例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揺動行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及巽俱坐自盜除名洙等與妓女雜坐休復約延雋延讓又服慘未除益柔以謗訕周孔坐罪同時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王拱辰行狀云或作傲歌有醉卧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蓋益柔所作也延雋延讓皆起子獄事起樞密副使韓琦言於帝曰昨

閣侍講史館檢討王洙落侍講檢討知濠州集賢校理
刁約通判海州江休復監蔡州税王益柔監復州税並
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周延雋爲秘書丞集賢校理章岷
通判江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溱知楚州殿中丞
周延讓監宿州税館閣校勘宋敏求僉書集慶軍節度
判官將作監丞徐綬監汝州葉縣税先是杜衍范仲淹
富弼等同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
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而舜欽乃仲淹所薦其妻

傲歌可見也帝悟稍寛之時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考異李燾曰據正史蘇舜欽傳御史不載劉元瑜姓名元瑜傳亦不云嘗奏舜欽獨魏泰雜記載一網打盡乃元瑜語今并出其姓名於魚周詢下然周詢七月為知雜九月為吏外十月為省副不為御史臺矣當考宋祁張方平同劾奏王益柔此據韓琦家傳李清臣行狀但云近臣蓋諱之也今仍出二人姓名魏泰云發舜欽等祠神會者太子中舍李定也梅堯臣為作一客不得食覆器傷衆賓詩按舜欽等坐責乃御史劾奏又當時但借此以傾杜衍爾李定無聞今不取

己巳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君明臣哲垂榮無極何其德

聞宦者操文書逮捕館職甚急衆聽紛駭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聖德素仁厚獨自為此何也帝悔見於色自仲淹等出使讒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薦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葢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對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

為諫官臣甚慶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耳夫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也陛下試以意所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疎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營救必有對者曰此朋黨之言昔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疎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於忠邪御臣之大弊也惟聖明裁察　詔如天禧故事置諫

之盛也朕旰食厲志庶幾治古而承平之敝澆競相蒙
人務交游家為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陰招賄賂
陽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刻構織罪端奏鞫縱
横以重多辟至於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詆斥前聖放肆
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怪為美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
臺采察以聞　范仲淹上表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
知潞州尹洙上疏言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
終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相次

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南至白溝幅員萬里稱極盛云　十二月壬辰加恩百官　左千牛衛大將軍文州刺史宗敏緣郊恩請封所生母范氏許之宗室得封所生母蓋自宗敏始宗敏信安郡王允寧子也　乙未冊命元昊為夏國主更名曩霄其文曰咨爾曩霄撫爰有衆保於右壤惟爾考服勤王事光啓乃邦洎爾承嗣率循軌物向以稱謂非正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勞戍而能追念前青自歸本朝騰章累請遣使條道忠悃內奮誓言外昭要質

官六員　己卯改上莊穆皇后謚曰章穆莊獻明肅皇太后曰章獻明肅莊懿皇太后曰章懿莊懷皇后曰章懷莊惠皇太后曰章惠先是禮官言舊制后謚皆冠以帝謚孝字連太祖謚德字連太宗謚唯真宗諸后不然請改莊為章至是始用其議　庚辰朝饗景靈宫時雨雪連日至是大霽辛巳饗太廟奉慈廟壬午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復西京河陽府所廢縣京西湖南北經賊剽刼處第蠲其租　契丹城雲州為西京大同府於是

使未至而子奭先去天下共知事由我出不待契丹許而後行也令若候北使至方令子奭行則是自以講和之功歸於契丹萬一北使知我尚未封册詞或不順又不可却拒元昊而曲就契丹如此則是朝廷不敢舉動坐為契丹所制而又前後反覆大為元昊所薄矣伏乞斷自宸衷不候北使到闕速令子奭行封册之典　環原之間屬羌有明珠㓕臧康奴三族最大素號彊梗撫之則驕不可制伐之則險不可入其北有二川交通西

天地鑒情日月朕嘉爾自新故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
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士元充副使
持節冊命爾為夏國主永為宋藩輔光膺寵命可不謹
與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疋茶
三萬斤冊以漆書竹簡凡二十四長尺一寸褾用天下
樂暈錦賜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龜紐
錦綬金塗銀牌長七寸五分闊一寸九
分緣冊法物皆銀裝金塗覆以紫繡約稱臣奉正朔
改所賜敕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
易燕坐朶殿朝廷遣使至其國相見以賓客禮置榷場
於安保軍及高平寨第不通青鹽子奭既行尋有詔即
所在止之候契丹使至別議富弼深言其不便曰若北

淹復擻蔣偕築堡大蟲嶢堡未完而為明珠滅臧伺間邀擊偕輒從間道遁歸伏經畧使庭下請死王素將赦其罪令復往畢功以自贖狄青曰偕輕而無謀往必更敗素曰偕死則部署行矣青乃不敢言偕卒完所築堡致其酋長而還　辛亥置保安鎮戎軍榷場　是歲黎州邛部川山前山後百蠻都鬼主牟黑來貢

慶歷五年春正月己巳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乏財費多而北使錫宴之所不可闕詔復以太學為錫慶院如故

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於是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主其事世衡時卧病即日起兵會偕於細腰使甲士晝夜築城先遣人以計款夏果不爭又召三族酋長犒之諭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寇

三族既出不意又亡夏援因遂服從城成而世衡卒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飲食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范仲

占應之事乃對卜筮聖人之所為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為監也　罷河東陝西諸路招討使　乙亥復置言事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為之唐制御史不專言職天禧初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是以諫官員不足復除之宋御史臺中丞廳之南有諫官御史廳蓋御史得兼諫職也　丙子契丹遣林牙耶律宗睦來告討夏人回樞密副使韓琦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若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

別擇地建太學　甲戌以秘閣校理孫甫知鄧州先是甫言陳執中不聽數請補外帝嘗問丁度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宜用資邊事未平宜用才甫又劾奏度所言葢自求大用請屬吏帝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顧未嘗及私甫安從得是語度知甫所奏誤力求與甫辨宰相杜衍以甫方使契丹寢其奏度深銜之且指甫為衍門人及甫自契丹還亟命出守度侍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蓍龜

丹之力以得天下歲才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萬使彼日以富强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二邊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盛彊意欲平吞夏人倉卒興師反成敗衂豺虎之性切於復讎自此必將交兵未已此誠中國之利朝廷養謀觀釁之時也若能内輯綱紀外練將卒休息民力畜斂財用以坐待其獘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可圖此臣所謂後

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畧言之羌人以久絶在邉和市上下困乏故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萬之厚賂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旦邉備少弛則必有窺覦闗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遠伐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册曩霄其心必不樂臣恐異日更有邀求或請絶西人之和以隳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

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絀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帝從之仲淹果奉表謝帝愈信得象言於是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與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勵朋黨心懼張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

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為天下之福　賜潤州草澤邵餗號冲素處士知州王琪薦餗守道丘園素有節行故也餗上表固辭許之

乙酉以參知政事范仲淹知邠州兼陜西四路緣邊安撫使樞密副使富弼為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仲淹弼既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為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帝頗惑於讒言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虚名今一請遽

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因譖衍曰衍黨二人欲其在諫院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壞焚劄子以滅迹懐姦不忠帝入其言丙戌衍罷為尚書左丞知兖州制辭畧曰自居鼎輔靡協巖瞻頗彰朋比之風難處咨謀之地顧羣議之莫遏豈舊勞之敢私學士承㫖丁度筆也　樞密使工部侍郎賈昌朝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王貽永為樞密使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宋庠參知政事帝既罷范仲淹問章得象

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廢紬以安天下之心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疏奏即降詔罷仲淹弼是夕并鏁學士院草制罷淹而衍不知也自蘇舜欽等斥逐衍迹頗危陳執中在中書又數與衍異議而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為奏言諫院今闕人且留甫等供職既奏帝頷之衍退歸即名吏出劄子令甫等供職衍及得象既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曰向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爾吏

劉元瑜言近年考課之法自朝官至員外郎郎中少卿
監須清望官五人保任方許磨勘遂長奔競非所以養
士廉恥也望酌祖宗舊規別定可行之制故降是詔康
定初元瑜嘗言范仲淹以非罪貶既復天章閣待制宜
在右右尹洙余靖歐陽修皆坐朋黨斥逐此小人惡直
醜正也及仲淹迹危元瑜即希章得象陳執中意起奏
邸獄劾竄陸經又言前除夏竦為樞密使諫臣數人撫
其舊過名至都門而罷之自茲以進退大臣為己任以

誰可代者得象薦庠弟祁帝雅意屬庠乃復名用之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吳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龎籍並為樞密副使育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白事數與仲淹迕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當國者所沮育獨取可行者固執行之　二月戊子朔分遣內臣往諸路選汰羸兵諸州宣毅軍過三百人者無得更募用韓琦議也　辛卯詔曰比京朝官因人保任始得敘遷朕念廉士或不能以自進其罷之時監察御史

拘年甲諸子諸孫須年十五已上弟姪等並須年二十已上方得奏薦所奏親屬並須在五服内者竊以朝廷推恩延賞皆欲嗣續門户其有老登郎署晚得職司其親子孫則限以年幼不得陳乞而乃旁蔭疎遠房從年長之人則是舍親而用疎遺近而取遠殆非國家善善及子孫之意臣親弟年已及格不礙新條但縁年老臣慮不得蔭其親子孫旁奏疎屬於理不便伏乞特降指揮令不拘年甲以廣賞延之典從之　壬辰夏國主曩

激訐陰私為忠直薦延輕薄列之館閣與相倡和扇為朋比近除兩府出自聖斷中外相慶獨黨人以進用不出於己議論譁然臣恐復被䟽罷矣前日孫甫薦葉清臣毀丁度效此也磨勘保任之法實仲淹所建仲淹既絀故元瑜亟奏罷之考異元瑜傳云與靖等相失然不載相失事大抵元瑜姦邪欲希合求進爾與靖等未嘗相得何相失之有又云修靖深惡之由是論者以為姦邪元瑜姦邪著矣豈必修靖惡之然後論者以為姦邪史臣於元瑜葢相假借爾　知制誥余靖言臣伏覩近降中書劄子令後臣僚奏薦子孫親屬內長子長孫皆不

練軍毋得輙弛邊備其城壘器甲逐季令轉運提點刑獄司按察之從樞密副使吳育言 知制誥余靖言昨聞西人與契丹約和尋復侵掠恐契丹兵忿不解又遣使來告西伐則將命者不絕蠹耗財用無有盡時臣今奉使契丹欲先諭以元昊反覆小人其去就不足為兩朝重輕設或擕叛亦是常事彼此只邊上關報更不專遣使臣從之 乙巳以馬軍都虞候公廨為太學

庚戌御邇英閣進讀三朝經武聖畧出陣圖數本并陝

霄初遣丁努閞聿則等來賀正旦自是歲以為常時聿則以留延州議事故後至　戊戌講詩起鷄鳴盡南山篇先是講官不欲講新臺帝謂曾公亮曰朕思為君之道善惡皆欲得聞況詩三百皆聖人所刪定義存勸戒豈當有避乃命自今講讀經史毋得輙遺　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趙及權判吏部流内銓初銓吏匿員闕與選人為市及奏闕至即牓之吏部牓闕自及始　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夏國雖復稱臣其令邉臣益

資治通鑑後編卷五十六